



随笔

### 养蚕

朱洁

小区的桑葚紫得一颗粒落在地上,我的蚕也结茧了。

一

许多事,小时候是观察不到的。

从懂事起到小学五、六年级的春天,我都在养蚕。但那时候对养蚕的印象就是:喂蚕吃桑叶,蚕虫变胖变粗、吐丝结茧。至于最后的化蛾产卵,因为我怕飞蛾,每每养到蚕虫结茧了,我就弃养了。我总是把结成茧的蚕送给隔壁的哥哥。有一年,他的蚕化成了蛾,产了好多卵,一粒粒黑黑的,芝麻般大小,将一张厚厚的吸水纸铺得密密麻麻。他向我炫耀成果,我只能羡慕。

二

这几年陪孩子们养蚕,除了重拾儿时的乐趣,似乎更加走近了那些白胖的虫子。

我们经常说蚕食。但蚕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?只有蚕才能演绎。

蚕的一生,有大半时间在吃。从细小的一根黑线,长成小孩子手指一般大小的白胖子,就是日复一日吃的结果。养蚕的这大半个月,我经常为它们的粮食发愁。它们吃得太快了,虽然小区里有几棵桑树,但其他养蚕家庭也有需求,等到大家把桑树低矮处的叶子摘光,我就只能转战沿江风光带、神农城广场寻桑树为吃货们觅食了。

蚕看上去白胖软萌,但吃起桑叶绝对是战士。当我为它们铺上新鲜的桑叶时,它们总是决然掉头、转身,毫不犹豫地朝叶子挺进。待爬到叶子身边,它们就会用身子前端的三、两对足支撑住头部,而头前那张嘴便像一个能360度旋转的挖掘机,带领它们向叶子中心推进。不到几分钟,原本完整的叶子就会被它们掘出几个大坑,但它们丝毫不会停止,嘴巴如同装了马达般向前疯狂点动。你若留心,还能听到“吡吡吡,吡吡吡”的此起彼伏声,那是挖掘机捣碎桑叶的战役,那是蚕食的声音。

三

我顿时明白了蚕食之义:不吃疲倦地吃,一点一滴干掉,无论有多少。

养蚕,让人见证蚕食之勇武,也令人有感蚕食之悲壮。蚕拼命地吃,拼命地撑,一天一个样,很快就会把自己撑死。撑到身体泛黄、透亮,蚕大概就要吐丝化蛹了。不然,怎么会有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一说呢?

但任何种群,总有非典型的存在。比如这次养的这几只蚕,有一只小个子吃饭吃得没那么专注,喜欢到处爬,到处玩,和其他的懒胖子很不一样。我和孩子们发现它身上黏着一点桑叶,为了一眼就能找到它,我们也没把那点桑叶剥落下来。

小个子很机灵。每当我喂蚕时,它总是最先“嗅到”,然后第一个抵达战场。但它常常最后一个干饭,因为在开吃之前,它喜欢玩玩叶子,或是回头邀邀同伴,甚至当别人早已埋头苦吃时,它依旧左顾右盼,试图翻越养蚕的盒子。

我喜欢这个顽皮的家伙,心想:它个子小,大概就是因为爱玩、多动,吃饭不认真吧。转念又为它高兴:也许这样会最后结茧,活得最久吧。

四

前两天起来喂蚕,发现竟然有两只吐丝了。一只选了个角落给自己结了间若隐若现的房子,另一只嘴里含着丝,在盒子的一个边沿,吐撒了横七竖八的网。

小个子却不见了。我里里外外找了半天,本以为它藏在哪片桑叶下,不想在桌下找到了它的尸体。不知道小个子死了多久,我发现它时,它的身体已发黑、发臭,还渗出一些液体。我只能用纸巾将它包裹好处理掉。

没结茧的蚕一如往日地蚕食。依然勇猛,依然满足,但我知道和它们见面的日子不多了。至于小个子为什么死在桌下?我猜想了两种可能。一是,它太好玩,翻墙成功,然后爬至桌子边缘,不小心从桌面摔至地上,这个高度大约有70-80公分,它摔死了;二是,它有可能要吐丝了。我这次养蚕的盒子是塑料的,而且比较浅,小个子不是吐丝的时候嫌盒子表面太过光滑,丝线不容易粘挂,于是不得不翻墙出去,想找一个适合它吐丝结茧的地方……

正琢磨的时候孩子们起来了。他们因为蚕茧而雀跃,但很快也发现小个子不见了的事实。那两只吐丝的蚕,虽已将自己缚住,但依稀看得见清身体。很明显,它们身上没有桑叶,它们不是小个子。

五

4月28日,我养的蚕基本上都吐丝结茧了。一个个茧壳披着银白的光,平静高贵,而每个茧的附近都闪烁着摊水样的粪便。那是告别的暗号,拉下这摊软粪,这些软萌的胖虫便和主人告白了。有缘再见,也是另一副面孔了。

独留下一只最粗、最长的肥蚕。我只能继续为它投食,它的身体尚未变黄,背部那条暗色的管子一张一缩,据说,那是蚕的心脏。

孩子们有些疑惑。“妈妈,你不是说小个子会最后吐丝,这大块头会最早结茧吗?”

我只好道歉。对不起,虽然我养过那么多次蚕,却还是不懂它们。世界奇妙,很多事情的发展总与人们的预料不同。要更懂它们,我们只好明年接着再养了。

今年结茧的蚕能化蛹成蛾吗?我不知道,因为我还是害怕飞蛾,养蚕的下半程,只能留给孩子们自己处理了。



纪实

题记 “谨以此文纪念曾石牛,曾经是结对帮扶对象,现在回想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朋友。”

## 我的朋友曾石牛

杜波

我打算写些关于石牛的回亿,也许除了我不再有别人专门去写他了。终其一生,石牛都没有什么高光时刻,没有一处引人注目的地方,他用尽了全力,过完了平凡的一生。

一

认识曾石牛是在2017年初。那时我在茶陵法院工作,按照县里扶贫的统筹安排,法院包联桃坑乡上坪村、枣市镇曹泊村、酒水村共三个村,因为我联点桃坑乡,包联贫困户就放在了上坪村的4户,其中就有曾石牛。看了资料,其他三户虽然也是贫困户,但都有家庭妻子儿女,也有自己的房屋,只有曾石牛,51岁,茶陵县桃坑乡上坪村横冲人,无妻无子,孤身一人,无房,借住在亲友家。可能是感觉这样一个人更需要帮助,就让村干部带我去见他。

从县城到桃坑乡上坪村约两个小时的车程,我赶到横冲时,曾石牛正在山里做农活。他个头不高,头发短有些花白,半茬的胡须,人倒还算精神。我问他收入,他说给别人打零工,约百把块钱一天,但不固定,自己也种了几块地的菜,主要是自己吃。

石牛自己没房,正好一个表亲县城买了房,就让他借住在村里的老屋,也是照看一下。我看了他住的房子,泥土混合,比较简陋,倒还结实。

了解了四户帮扶对象的基本情况,心里就自然地对曾石牛有些倾斜。村支书曾凡玉告诉我,给石牛申请了兜底,免费医保,正在建幸福安居工程,计划给他一套,也介绍了村里的工作给他。但石牛更愿意自己去给别人打零工,可能是时间自由些,又或许是日工资高些。

第一次见面,我拿了500块钱给石牛,他推辞了一下,我坚持塞到他手上,他有点手足无措地收下了。我问石牛有什么要求和想法,他犹豫了一会告诉我。

他想养头猪,能买猪仔给他。我看他借住房子并没有猪圈,便问他

在哪儿养,他连忙告诉我,对面有个空的猪圈,他在那边插缝种了些瓜菜,可以养猪。我被领着看了猪圈,决定提供一头猪仔给他养。

初次见面,石牛给我的感觉不错,我决定帮他,由院里出钱,委托村委去买猪仔给石牛。他很兴奋,拉着我的手再三保证肯定把猪养得肥胖,并承诺杀了猪一定留一块给我。他眉飞色舞,笑得开心,我也笑了。

二

2018年以前茶陵是国家贫困县,扶贫作为民生工程,也是县里最大的政治任务和重点工作,县法院也承担着帮扶责任。每个月帮扶干部都要去上门走访贫困户2次以上,我工作比较忙,除了法院办案任务,还有县里的会议,每月还要去走访包联的几个村,但不管怎样忙,还是坚持做到每月上门入户查清我包联的那四户。

曾石牛那更是每次必到,看看他的精神状态,吃用情况,问问他有什么需求,几次以后他就完全把我当作熟人了。见面也大声喊我,主动领我去菜园里看他种的菜,去猪圈看猪的生长情况。虽然石牛对自己的生活不重收拾,有些邋遢,喂猪倒很上心,每次看那猪都是毛光

亮,气宇轩昂的。

看得出他对帮扶措施是满意的,对乡村干部和我也认可,每次见面都很亲切,带上门给他的物资他也很高兴也很感激。他总想拿些什么回报我们,有次去走访看见他种的黄瓜青翠新鲜,我随口说了句小时候在乡下经常摘下来生吃,他连忙摘了十来根,塞给我们。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接过来生吃起来,黄瓜很脆很甜,石牛也非常开心。也许,作为被帮扶的对象,能靠自己的能力给予别人哪怕是再平常的东西,也能收获一种满足感吧。

石牛那天的开心神情一直让我印象深刻。我想,帮扶,不仅是在生活物质上的满足,在精神的被尊重也需要肯定,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精准二字吧。

三

2017年底,村里的幸福安居工程基本建成,其中就有石牛的一套。站在新房前,石牛很兴奋,里里外外反复看了好几次,虽然他提出的在边上建间杂屋的请求因不符合规划而被拒,但看得出来他的满意和期待。

“进火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啊。”他大声对我说。尽管不是很愿意他因为搬进新房而办几桌宴席,但想到石牛年过半百而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住所,想热热闹闹的心情可以理解。每个人都渴望着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,有的人天生条件优越,锦衣玉食,有的人生下来一无所有,活着就耗光了全部的精力。像石牛这样的人,有新住房算是很大的喜事了,我答应了他。

石牛把进火办酒的日子选在2018年元旦的第二天,因为放假我已回了市区,从市里到茶陵再到桃坑需要4小时,当天又得赶回来,实在觉得比较赶,便托人带了红包。我电话告诉石牛进火宴参加不了,节后再去看看他。电话那头他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,我能听出他的失望,我有些愧疚。

节后上班我去走访,石牛把房屋收拾得还算整齐,只是有三四只狗都趴在屋里,厕所里堆了几只粪桶,臭味熏人,我批评了他不讲卫生,并和他约定,如果我每次入户走访时他都把整个房屋卫生搞好,我就帮他完成一个心愿。他愉快地答应了。

四

住进了幸福安居工程,两不惑三保障都有了,石牛的生活也稳定下来,随之而来的烦恼就是寂寞难耐。三月底的一天晚上,我在茶祖公园散步,约8点多钟接到石牛的电话。他以为有事找我,谁知他说没什么事,就是想你了,想和我你说说话。

那天石牛和我打了约十五分钟的电话,记不得我们聊了什么,只记得从那次起直到2020年前,几乎每个月我都会接到石牛的电话。他喜欢问我一些简单甚至是不合时宜的问题,诸如你吃饭了吗?你在做什么?法院是干什么的?问多了,我的回答就有些敷衍,也有时候是他打过来我忙其他的事。他感觉到我的心不在焉,于是问我总是接他的电话会不会厌烦、会不会不理他?我一怔,想了想,很认真地回答:不会。

那次后,我也会主动打电话给石牛,问他身体如何,又去山上挖了什么菜,然后听他啰啰嗦嗦。我都觉得自己婆婆妈,但石牛挺有兴致,我也不厌烦了。

万物苍生如当狗,太上无情任水流。我在县城每天忙着公务,接待当事人,纷纷扰扰;石牛在五十多公里外的上坪横冲,朝朝暮暮都对着大山,日出日落,孤寂如望不到边的荒野,简单的寒暄,倒也是相互的关

注和问候吧。

五

石牛一年四季都在偏远的横冲,几乎很少到县城,印象里到过两次的办公室。一次是到县城老虎塘的亲戚家做客,我邀请他到办公室坐坐,他答应了说吃了中饭就来,结果下午快四点了还没来。打电话给他,他说在亲戚家打麻将,马上来。我连忙说不急,先玩,晚点到我们食堂吃饭。我真愿意他多参加娱乐活动,多和社会接触,多和别人交流。后来,他提着一小袋在山里捡的野板栗来看我,我爽快地收下了。

还有一次是上午,他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,说弟弟得了尿毒症,在市里医院住院,他要去市里看他,低着头问我能不能给点钱。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主动开口要钱。我想他确实是遇上困难了,连忙拿出1000块钱给他。后来村里把他弟弟也纳入了兜底保障,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医保待遇。石牛对村里很感激。

2018年茶陵县脱贫攻坚工作整体通过了国家验收,摘掉了国家贫困县的帽子,按照四不摘的要求,帮扶仍在继续,干部和结对户像是远亲近邻,每月的入户走访亲切而自然,成为各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村里建了光伏发电站,种了黄桃,修了路,搬进了新村部,贫困户的日子也一天天改善,综合收入也在稳定地增长。

帮扶的日子就这样到了2019年底。突如其来疫情打乱了工作和生活的节奏,各村因为防疫进行了物理隔离,几个月都不能上门走访。我和石牛通了次电话。他说,山里的生活几乎没有影响,就是好久没看到我了。疫情基本控制住了,我去看石牛,他特意打扫了房屋卫生,人也显得精神。问他有什么生产生活计划,他告诉我我想养两头猪。我说行,只要下次来卫生还是这么整洁,我就送两头小猪仔给你养。他向我保证。

六

2020年6月,组织上把我从茶陵调回市区,走得匆忙,没有当面和石牛告别,打电话过去石牛那边停机了。到区里忙着选举任命,忙着适应新环境,忙着抓抓结案,一直没有和石牛联系。

9月份的时候接到了石牛打来的电话,告诉我我知道我离开茶陵了,自己手机坏了现在是拿组长的电话打给我的,问我什么时候再来上坪,我说欢迎他来市里和我联系,自己也会抽时间去看他,他大声说说话要算数哦。于是,过完国庆,10月21日我又回到茶陵。时隔近半年,又一次见到了石牛,我有些激动。感觉得出他的期盼,我早早把房屋里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,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好想你。

那天我们聊了一会,我拿了盒海产品还有些钱给他,又看了他房里的米还有大半袋,冰箱里还有半碗肉菜和一些杂七杂八的食品,确定了像他这样曾经身无片瓦的贫困户是真正脱了贫改善了生活。

走的时候我承诺还会抽时间来看他,来年开春就买两头小猪仔给他养。不过养大了要留块肉给我吃哦,我故意开玩笑逗他。谁也没有预料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面。

2021年初得知石牛突然病故,直到现在我都难以置信。回忆起结对以来的那些事情,就忍不住难过。村支书告诉我县里民政、社会扶贫联盟都出了钱,妥当办理了石牛的后事。

微不足道的石牛,孤单的石牛,用尽全力过完了平凡的一生。我愿意相信,当石牛从外漂泊回乡,从村里接他把他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之日起,他就能感受到满意和快乐了。遗憾的是,这样的时光太短了……

散文

### 故乡的油桐花

颜雪华

三十年前,酒仙湖成为我的第二故乡。三十年后,我又回到了第二故乡。是那酒仙湖的旖旎风光让我如痴如醉;也是那山坡上一株株的桐籽花,犹如心中盛开着的乡愁,搅回着我的思绪。

桐籽花,情窦初开的代名词,老家土话叫做油桐花。多久没见到家乡的油桐花开了?二十年,三十年?抑或更久。记得还是80年代中期,仍然稚嫩的我背着行囊,从雨湖的滨来到了酒仙湖畔,站上了三尺讲台,当上了“孩子王”,一堂课讲了十年。十年教学九年高三,那段时光叫做刻骨铭心。撞击灵魂深处的一是略显单薄的肩膀难以负载高三教学的重压,让我心有余悸;之二是懵懂不谙世事的

我倍感前途莫测压力山大,让我记忆犹新;之三是难得的那年五月,率孩子们去酒仙湖畔的桐花树下赏桐野炊,让我意犹未尽。最是难忘的便是“丫头啃鸭头,鸭头成,丫头嫌;童子击桐籽,桐籽落,童子乐”野炊赏花游玩场景。

那时候的山坡随处可见野生的桐油树,每每春夏之交,那桐油花儿,独在百花即将凋谢的时候,爬上枝头,一夜之后悄然绽放。路旁那一株硕大的油桐树枝繁叶茂,犹如撑开一把巨伞,荫护着嬉戏的学童。朵朵,簇簇,如同青春少女情窦初开,开得那样激情澎湃,开得那样自在奔放,那样不管不顾。漫山遍野,到处都是油桐花重重叠叠婀娜的依偎。放眼远眺,五月飞雪,那一幅幅无暇的风景,不需雕琢的原始,不需涂脂的纯粹。回头一瞥,那一群天真无邪的少年,绚丽如桐花,让你心头小鹿乱撞,浮想联翩……一届届学子的成长成才,催使我告别了故乡的油桐花,也告别了我的情窦初开季。步入而立之年,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讲台离开了酒仙湖,栖身梅城一隅二十余载。

在熙熙攘攘的县城艰难地打拼,浑身沾满着故乡的尘土与市俗,那么长的时间里,我竟无缘与故乡的油桐花“亲密接触”。可它那白里透红的花瓣,娇艳粉黛的花蕊,沁人心脾的花香,一直萦怀在我心头。

那时候只觉得油桐花好看,从没去思忖过它的生命为什么如此顽强。不要你播种浇水,也不需你打理施肥,在酒仙湖山坡上的荆棘中结伴生长,开花结果,在风雨中笑傲众生。即便是一边开着,一边谢着,那也是生之中灿烂芬芳,谢之中美丽归隐。不需要你关注它生命的形成经历过多少磨难,可它凋谢之后也将尘土铺成花毯。静静地躺着,淡然地接受日晒雨淋,脚步从它身上踏过,于无声处中等待生命的再度轮回。故乡的油桐树,不只是花开给人美丽的视觉享受,它甚至把整个身体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我们。

五年前的那个暖冬,承蒙垂爱,琼璋迎来了“高起点的规划,大手笔的投入”的历史际遇。开发建设如火如荼,轰轰烈烈,琼璋旅游事业提前进入了一个新的春天。两年前的四月,就在油桐花盛开的前夕,因眷恋着故乡的油桐花,眷恋着逝去的青春季,更期盼着故乡明日的更绚丽,我从县城解甲归田满怀期待地投身景区建设之中,正如那一瓣将尘土铺成花毯的油桐花一样。虽然我不奢望自己重回已逝去的桐花季,但希冀自己能默默地为酒仙湖的花季增添一抹风景。

